金史/卷3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 卷三十四 ◄

金史
卷三十五 志第十六 禮八

► 卷三十六 →

宣聖廟 武成王廟 諸前代帝王 諸神雜祠・長白山 諸神雜祠・大房山 諸神雜祠・混同江 諸神雜祠・嘉應侯 諸神雜祠・瀘溝河神 諸神雜祠・昭應順濟聖後 諸神雜祠・鎮安公 諸神雜祠・瑞聖公 諸神雜祠・貞獻郡王廟 祈禜 拜天 本國拜儀

宣聖廟

皇統元年二月戊子，熙宗詣文宣王廟奠祭，北面再拜，顧儒臣曰：「為善不可不勉。孔子雖無位，以其道可尊，使萬世高仰如此。」大定十四年，國子監言：「歲春秋仲月上丁日，釋奠于文宣王，用本監官房錢六十貫，止造茶食等物，以大小楪排設，用留守司樂，以樂工為禮生，率倉場等官陪位，于古禮未合也。伏睹國家承平日久，典章文物當粲然備具，以光萬世。況京師為首善之地，四方之所觀仰，擬釋奠器物、行禮次序，合行下詳定。兼兗國公親承聖教者也，鄒國公功扶聖教者也，當于宣聖像左右列之。今孟子以燕服在後堂，宣聖像側還虛一位，禮宜遷孟子像于宣聖右，與顏子相對，改塑冠冕，妝飾法服，一遵舊制。」

禮官參酌唐《開元禮》，定擬釋奠儀數：文宣王、兗國公、鄒國公每位籩豆各十、犧尊一、象尊一、簠簋各二、俎二、祝板各一、皆設案。七十二賢、二十一先儒，每位各籩一、豆一、爵一，兩廡各設象尊二。總用籩、豆各一百二十三，簠簋各六，俎六，犧尊三，象尊七，爵九十四。其尊皆有坫。罍二，洗二，篚勺各二，冪六。正位並從祀藉尊、罍、俎、豆席，約用三十幅，尊席用葦，俎、豆席用莞。牲用羊、豕各三，酒二

十瓶。禮行三獻，以祭酒、司業、博士充。分獻官二，讀祝官一，太官令一，捧祝官二，罍洗官一，爵洗官一，巾篚官二，禮直官十一，學生以儒服陪位。樂用登歌，大樂令一員，本署官充，樂工三十九人。迎神，三奏姑洗宮《來甯之曲》，辭曰：「上都隆化，廟堂作新。神之來格，威儀具陳。穆穆凝旒，巍然聖真。斯文伊始，群方所視。」初獻盥洗，姑洗宮《靜甯之曲》，辭曰：「偉矣素王，風猷至粹。垂二千年，斯文不墜。涓辰維良，爰修祀事。沃盥于庭，嚴禋禮備。」升階，南呂宮《肅甯之曲》，辭曰：「巍乎聖師，道全德隆。修明五常，垂教無窮。增崇儒宮，遹追遺風。嚴祀申虔，登降有容。」奠幣，姑洗宮《和甯之曲》，辭曰：「天生聖人，賢于堯舜。仰之彌高，磨而不磷。新廟告成，宮牆數仞。遣使陳祠，斯文複振。」降階，姑洗宮《安寧之曲》辭曰：「稟靈尼丘，垂芳闕里。生民以來，孰如夫子。新祠巋然，四方所視。酹觴告成，祗循典禮。」兗國公酌獻，姑洗宮《輯甯之曲》，辭曰：「聖師之門，顏惟居上。其殆庶幾，是宜配饗。桓圭衮衣，有嚴儀象。載之神祠，增光吾黨。」鄒國公酌獻，姑洗宮《泰甯之曲》，辭曰：「有周之衰，王綱既墜。是生真儒，宏才命世。言而為經，醇乎仁義。力扶聖功，同垂萬祀。」亞、終獻，姑洗宮《咸甯之曲》，辭曰：「於昭聖能，與天立極。有承其流，皇仁帝德。豈伊立言，訓經王國。煥我文明，典祀千億。」送神，姑洗宮《來甯之曲》，辭曰：「吉蠲為饎，孔惠孔時。正辭嘉言，神之格思。是饗是宜，神保聿歸。惟時肇祀，太平極致。」

承安二年，春丁，章宗親祀，以親王攝亞、終獻，皇族陪祀，文武群臣助奠。上親為贊文，舊封公者升為國公，侯者為國侯，郯伯以下皆封侯。宣宗遷汴，建廟會朝門內，歲祀如儀，宣聖、顏、孟各羊一、豕一，餘同小祀，共用羊八，無豕。其諸州釋奠並遵唐儀。

武成王廟

泰和六年，詔建昭烈武成王廟于闕庭之右，麗澤門內。其制一遵唐舊，禮三獻，官以四品官已下，儀同中祀，用二月上戊。七年，完顏匡等言：「我朝創業功臣，禮宜配祀。」於是，以秦王宗翰同子房配武成王，而降管仲以下。又躋楚王宗雄、宗望、宗弼等侍武成王坐，韓信而下降立於廡。又黜王猛、慕容恪等二十餘人，而增金臣遼王斜也等。其祭，武成王、宗翰、子房各羊一、豕一，餘共用羊八，無豕。宣宗遷汴，餘會朝門內闕庭之右營廟如制，春秋上戊之祭仍舊。

諸前代帝王

三年一祭，于仲春之月祭伏犧于陳州，神農於亳州，軒轅於坊州，少昊於兗州，顓頊於開州，高辛於歸德府，陶唐於平陽府，虞舜、夏禹、成湯於河中府，周文王、武王於京兆府。泰和三年、尚書省奏：「太常寺言：'《開元禮》祭帝嚳、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漢祖祝版請禦署。《開寶禮》犧、軒、顓頊、帝嚳、陶唐、女媧、成湯、文、武請禦署，自漢高祖以下二十七帝不署。'平章政事鎰、左丞匡、太常博士溫蒂罕天興言：'方嶽之神各有所主，有國所賴，請禦署固宜。至於前古帝王，寥落杳茫，列於中祀亦已厚矣，不須禦署。'參知政事即康及鉉以為三皇、五帝、禹、湯、文、武皆垂世立教之君，唐、宋致祭皆禦署，而今降祝版不署，恐於禮未盡。不若止從外路祭社稷及釋奠文宣王例，不降祝版，而令學士院定撰祝文，頒各處為常制。」敕命依期降祝板，而不請署。

諸神雜祠・長白山

大定十二年，有司言：「長白山在興王之地，禮合尊崇，議封爵，建廟宇。」十二月，禮部、太常、學士院奏奉敕旨封興國靈應王，即其山北地建廟宇。十五年三月，奏定封冊儀物，冠九旒，服九章，玉圭、玉冊、函、香、幣、冊、祝。遣使副各一員，詣會寧府。行禮官散齋二日，致齋一日。所司於廟中陳設如儀。廟門外設玉冊、衮冕幄次，牙杖旗鼓從物等視一品儀。禮用三獻，如祭嶽鎮。其冊文雲：「皇帝若曰：自兩儀剖判，山嶽神秀各鐘於其分野。國將興者，天實作之。對越神休，必以祀事。故肇基王跡，有若岐陽。望秩山川，于稽虞《典》。厥惟長白，載我金德，仰止其高，實惟我舊邦之鎮。混同流光，源所從出。秩秩幽幽，有相之道。列聖蕃衍熾昌，迄于太祖，神武征應，無敵於天下，爰作神主。肆予沖人，紹休聖緒，四海之內，名山大川，靡不鹹秩。矧王業所因，瞻彼旱麓，可儉其禮？服章爵號非位於公侯之上，不足以稱焉。今遣某官某，持節備物，冊命茲山之神為興國靈應王，仍敕有司歲時奉祀，於戲！廟食之享，亙萬億年。維金之禎，與山無極，豈不偉歟？」自是，每歲降香，命有司春秋二仲擇日致祭。明昌四年十月，備衮冕、玉冊、儀物，上禦大安殿，用黃麾立仗八百人，行仗五百人，複冊為開天弘聖帝。

諸神雜祠・大房山

大定二十一年，敕封山陵地大房山神為保陵公，冕八旒、服七章、圭、冊、香、幣，使副持節行禮，並如冊長白山之儀。其冊文雲：「皇帝若曰：古之建邦設都，必有名山大川以為形勝。我國既定鼎于燕，西顧郊圻，巍然大房，秀撥混厚，雲雨之所出，萬民

之所瞻，祖宗陵寢於是焉依。仰惟岳鎮古有秩序，皆載祀典，矧茲大房，禮可闕歟？其爵號服章俾列于侯伯之上，庶足以稱。今遣某官某，備物冊命神為保陵公。申敕有司，歲時奉祀。其封域之內，禁無得樵采弋獵。著為令。」是後，遣使山陵行禮畢，山陵官以一獻禮致奠。

諸神雜祠・混同江

大定二十五年，有司言：「昔太祖征遼，策馬徑渡，江神助順，靈應昭著，宜修祠宇，加賜封爵。」乃封神為興國應聖公，致祭如長白山儀，冊禮如保陵公故事。其冊文雲：「昔我太祖武元皇帝，受天明命，掃遼季荒莽，成師以出，至於大江，浩浩洪流，不舟而濟，雖穆滿渡江面黿梁，光武濟河而水冰，自今觀之無足言矣！執徐之歲，四月孟夏，朕時邁舊邦，臨江永歎，仰藝祖之開基，佳江神之效靈，至止上都，議所以尊崇之典。蓋古者五嶽視三公，四瀆視諸侯，至有唐以來，遂享帝王之尊稱，非直後世彌文，而崇德報功理亦有當然者。矧茲江源出於長白，經營帝鄉，實相興運，非錫以上公之號，則無以昭答神休。今遣某官某。持節備物冊命神為興國應聖公。申命有司，歲時奉祀。於戲！嚴廟貌，正封爵，禮亦至矣！惟神其衍靈長之德，用輔我國家彌億年，神亦享廟食於無窮，豈不休哉！」

諸神雜祠・嘉應侯

大定二十五年，敕封上京護國林神為護國嘉應侯，毳冕七旒，服五章，圭同信圭，遣使詣廟，以三獻禮祭告。其祝文曰：「蔚彼長林，實壯於邑，廣袤百里，惟神主之。廟貌有嚴，侯封是享，歆時鐲潔，相厥滋榮。」是後，遇月七日，上京幕官一員行香，著為令。

諸神雜祠・瀘溝河神

大定十九年，有司言：「瀘溝河水勢泛決齧民田，乞官為封冊神號。」禮官以祀典所不載，難之。已而，特封安平侯，建廟。二十七年，奉旨，每歲委本縣長官春秋致祭，如令。

諸神雜祠・昭應順濟聖後

大定十七年，都水監言：「陽武上埽黃河神聖後廟，宜依唐仲春祭五龍祠故事。」二十七年春正月，尚書省言：「鄭州河陰縣聖後廟，前代河水為患屢禱有應，嘗加封號廟額。今因禱祈，河遂安流，乞加褒贈。」上從其請，特加號曰昭應順濟聖後。廟曰靈德善利之廟。每歲委本縣長官春秋致祭，如令。

諸神雜祠・鎮安公

舊名旺國崖，太祖伐遼嘗駐蹕於此。大定八年五月，更名靜寧山，後建廟。明昌六年八月，以冕服玉冊，冊山神為鎮安公。冊文曰：「皇帝若曰：古之名山，鹹在祀典。軒皇之世，神靈所奉者七千。虞氏之時，望秩每及於五載。蓋惟有益於國，是以必報其功。逮乎後王，申以徽冊，至於嶽鎮之外，亦或封爵之加。故太白有神應之稱，而終南有廣惠之號。禮由義起，事與時偕，載籍所傳，於今猶監，朕修和有夏，咸秩無文，眷茲靜寧，秀峙朔野，厓澤布氣，幽贊乎坤元，導風出雲，協符乎乾造。一方之表，萬物所瞻，南直都畿，北維障徼，連延廣厚，寶藏攸興，盤固高明，諺宮斯奠。昔有遼嘗恃以富國，迄大定更為之錫名。洪惟世宗，功昭列聖，亦越顯考，德利生民。爰即歲時，駕言臨幸，兵革不試，遠人輯寧。雨暘常調，品匯蕃廡，此上帝無疆之貺，亦英靈有相之符。比即輿情，載修故事。顧先皇帝駐蹕之地，揖累世承平之風。迓續遺休，式甄神祐，肆象德以畀號，仍班台而闡儀。宇像一新，采章具舉。今遣使某、副某，持節備物，冊命神為鎮安公，仍敕歲時奉祀。於戲！容典焜燿，精明感通，惟永億年，翊我昌運。神其受職，豈不偉歟？」

諸神雜祠・瑞聖公

即麻達葛山也，章宗生於此。世宗愛此山勢衍氣清，故命章宗名之。後更名胡土白山，建廟。明昌四年八月，以冕服玉冊，封山神為瑞聖公。建廟，命撫州有司，春秋二仲，擇日致祭為常。其冊文曰：「皇帝若曰：國家之興，命曆攸屬。天地元化，惟時合符。山川百神，無不受職。粹精薦瑞，明聖繼生。著丕應於殊禎，啟昌期於幽贊。裒對信猶之典，咸修望秩之文。嘉乃名山，奠茲勝地，下綿乾分，上直樞輝。盤析木之津，達中原之氣。廓除氛昆，函毓泰和。仰惟光烈昭垂，徽音如在，即高明而清暑，克靜壽以安仁。周廬安寧，厚澤浹洽。朕祗循祖武，順講時巡，感美號以興懷，佩聖謨而介福。言念誕彌之初度，言由翊衛之效靈。然猶祀秩無章，神居不屋，非所以盡報功崇德之義，副追始樂原之心。爰飾名稱，載新祠宇。勒忱辭於貞琰，涓良日於元龜，彰服采以辨威，潔庣縣而致祭。闡揚茂實，敷繹多儀。今遣使某、副某，持節備物，冊命神為瑞聖公，

仍敕有司歲時奉祀。於戲！尚其聰明，歆此誠意，孚休惟永，亦莫不寧。」

諸神雜祠・貞獻郡王廟

明昌五年正月，陳言者謂：「葉魯、穀神二賢創制女直文字，乞各封贈名爵，建立祠廟。令女直、漢人諸生隨拜孔子之後拜之。」有司謂：「葉魯難以致祭，若金源郡貞獻王穀神則既已配享太廟矣，亦難特立廟也。」有旨，令再議之。禮官言：「前代無創制文字入孔子廟故事，如於廟後或左右置祠，令諸儒就拜，亦無害也。」尚書省謂：「若如此，恐不副國家厚功臣之意。」遂詔令依蒼頡立廟於盩厔例，官為立廟於上京納裏渾莊，委本路官一員與本千戶春秋致祭，所用諸物從宜給之。

祈禜

大定四年五月，不雨。命禮部尚書王競祈雨北嶽，以定州長貳官充亞、終獻。又卜日於都門北郊，望祀嶽鎮海瀆，有司行事，禮用酒脯醢。後七日不雨，祈太社、太稷。又七日祈宗廟，不雨，仍從嶽鎮海瀆如初祈。其設神座，實樽罍，如常儀。其樽罍用瓢齊，擇甘瓠去柢以為尊。祝版惟五嶽、宗廟、社稷禦署，餘則否。後十日不雨，乃徒市，禁屠殺，斷傘扇，造土龍以祈。雨足則報祀，送龍水中。十七年夏六月，京畿久雨，遵祈雨儀，命諸寺觀啟道場祈禱。

拜天

金因遼舊俗，以重五、中元、重九日行拜天之禮。重五于鞠場，中元於內殿，重九於都城外。其制，刳木為盤，如舟狀，赤為質，畫雲鶴文。為架高五六尺，置盤其上，薦食物其中，聚宗族拜之。若至尊則于常武殿築台為拜天所。重五日質明，陳設畢，百官班俟于球場樂亭南。皇帝靴袍乘輦，宣徽使前導，自球場南門入，至拜天臺，降輦至褥位。皇太子以下百官皆詣褥位，宣徽贊：「拜。」皇帝再拜。上香，又再拜。排食拋盞畢，又再拜。飲福酒，跪飲畢，又再拜。百官陪拜，引皇太子以下先出，皆如前導引。皇帝回輦至幄次，更衣，行射柳、擊球之戲，亦遼俗也，金因尚之。凡重五日拜天禮畢，插柳、球場為兩行，當射者以尊卑序，各以帕識其枝，去地約數寸，削其皮而白之。先以一人馳馬前導，後馳馬以無羽橫鏃箭射之，既斷柳，又以手接而馳去者，為上。斷而不能接去者，次之。或斷其青處，及中而不能斷，與不能中者，為負。每射，必伐鼓以助其氣。已而擊球，各乘所常習馬，持鞠杖。杖長數尺，其端如偃月。分其眾為兩隊，

共爭擊一球。先于球場南立雙桓，置板，下開一孔為門，而加網為囊，能奪得鞠擊人網囊者為勝，或曰：「兩端對立二門，互相排擊，各以出門為勝。」球狀小如拳，以輕韌木枵其中而硃之。皆所以習蹺捷也。既畢賜宴，歲以為常。

本國拜儀

金之拜制，先袖手微俯身，稍複卻，跪左膝，左右搖肘，若舞蹈狀。凡跪，搖袖，下拂膝，上則至左右肩者，凡四。如此者四跪，複以手按右膝，單跪左膝而成禮。國言搖手而拜謂之「撒速」。承安五年五月，上諭旨有司曰：「女直、漢人拜數可以相從者，酌中議之。」禮官奏曰：「《周官》九拜，一曰稽首，拜中至重，臣拜君之禮也。乞自今，凡公服則用漢拜，若便服則各用本俗之拜。」主事陳松曰：「本朝拜禮，其來久矣，乃便服之拜也。可令公服則朝拜，便服則從本朝拜。」平章政事張萬公謂拜禮各便所習，不須改也，司空完顏襄曰：「今諸人衽發皆從本朝之制，宜從本朝拜禮，松言是也。」上乃命公裳則朝拜，諸色人便服則皆用本朝拜。